

三探聚宝楼



三探聚宝楼

上

讲述：陈长祥 齐玉兰

整理：陈丽君 李颖 李壮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作品，是北方评书艺人陈长祥老先生及其夫人齐玉兰先生口述，由其女儿女婿录音整理的。陈老先生的书路很宽。这是他在长期的艺术生涯中说过的书中的一部。

本书以宋徽宗年间，宋世恭等“八义”兄弟三探国舅铁岭侯马雕的聚宝楼为主线，再现了宋代历史面貌和风土人情。书中所涉及的人物，上自皇帝、王侯贵戚、宰相大臣、府尹和知县，下到五行八作、平民百姓。书中既有侠义英雄，也有绿林好汉；既有刀光剑影的厮杀搏斗，也有气势宏大的僧道俗的比武场面；既有正义与邪恶你死我活的较量，也有少年英雄与豆蔻侠女之间的脉脉温情。

这部书，不仅沿袭了评书以故事情节扣人心弦，使人不能不听下去、看下去的特点，并且着力刻画所讲述的人物。尤其是对于书中的几个“书胆”人物——“美髯侠、宝刀手”宋世恭、“灯前无影、踏雪无痕”赵化杨，和少年英雄“猴子”阮英等人物的刻画，更是入木三分，个个特征独具，形象鲜明，呼之欲出，栩栩如生，使人拍案叫绝。

三探聚宝楼 上

讲述：陈长祥 齐玉兰

整理：陈丽君 李颖 李壮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11.875 印张244 000字数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大安印刷厂印刷 2插页

印数1—121 500册

定价：2.95

目 录

- 第一回 金翰文京城进宝 王文义贪财欺心……………1
- 第二回 王家店豪侠拒宴 开封府书生坐牢……………21
- 第三回 寻疑踪夜入侯府 杀三命粉壁留诗……………40
- 第四回 赵化杨千里寻兄 宋世恭只身拜府……………55
- 第五回 门前神力降恶奴 阶下宝刀吓群贼……………72
- 第六回 英雄订约国舅府 豪杰初探聚宝楼……………86
- 第七回 踏翻板姜峰落网 下江南赵亭闹宅……………103
- 第八回 赵亭巧取鸳鸯裤 阮英戏耍蛮南侠……………121
- 第九回 朴亮盛情做东道 猴儿折服拜老师……………140
- 第十回 唐铁牛陌途逢师 白胜公祸从天降……………159
- 第十一回 蓝桃花水性杨花 南霸天欺男霸女……………177
- 第十二回 杨知县贪赃枉法 草上飞访弟探监……………195
- 第十三回 小阮英寄柬留刀 美髯侠送还银票……………208
- 第十四回 肖振邦四面受敌 唐铁牛一棍成功……………222
- 第十五回 天井院淫妇受审 恶鬼塘苦主陈冤……………238
- 第十六回 菩提寺凶僧弄鬼 西下洼匪徒剪径……………253
- 第十七回 阮英双笔斗群贼 凤姣慧眼识英雄……………271
- 第十八回 赵化杨智斗猕猴 殷玉娘弃家出走……………286
- 第十九回 鲍三娘心猿意马 雷凤横代人受过……………304
- 第二十回 蛮南侠草莓戏猩猩 栾庄主庭园训二弟……………325

第二十一回 夫人后堂宴娇客 侠女荒寺追淫贼 ……311

第二十二回 侠义士夜剿菩提寺 凶僧负隅动干戈 ……357

第一回

金翰文京城进宝 王文义贪财欺心

话说北宋徽宗政和元年春三月，正是清明时节。由安徽通往河南的官道上跑来一辆轿车。这车由一匹菊花青骡子驾辕，两匹白马拉长套，赶车的老板跨在车辕上，长鞭一摇，在空中“啪”地甩了个响鞭儿，三匹牲口一撒欢儿，这辆车“咕噜噜……”如一阵风直奔正北就跑下来了。

车里坐了两个人，左边是一位文弱书生，年纪十八九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穿戴着靴帽蓝衫。挨着他坐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官人，头上戴扎巾，身穿箭袖袍。这人长了两道斗鸡眉，一双小菱角眼，身旁放着一口宝剑。他挨靠在行李上，二目微阖，象在闭目养神，其实他的脑子里可没闲着。

年轻的公子姓金名翰文，家住安徽秀水县三里铺村，是个入学的秀才。他身旁的这人名叫王文义，如今是东京汴梁铁岭侯府的书办。金公子的父亲金书楷生前曾做过山东青州的知府，那时王文义是个落魄书生，金大人怜惜他的才干就把他留在衙门，安排在签押房做了帖写。王文义这个人非常机灵，办事也勤快，又写得一手好字，很受金大人的赏识。不久，他就把衙门里的文牍案卷，往来公事全都精通了，而且经他手全都办理得有条不紊。金知府看他这个人

才，对他很器重，就鼓励他奋发读书，准备登科取仕，也可搏得个前程。正赶上当年京城秋闱开考，金知府赠了他二十两银子的盘川，给他备办下靴帽蓝衫，琴剑书籍等应用物品，资助他进京起考。敢情这个王文义全是浮聪明，假伶俐，表面文章还应付得过去，却缺少真才实学，结果三场考下来榜上无名，川资也快用光了，回不了青州，只好在京城找点事做。后来偶然的机遇，经人引荐到铁岭侯府去做帮衬。他文章上不行，可是伺候人却是个天才。对于阿谀奉迎，讨好主人很有一套，很得铁岭侯的欢欣，就提拔他做了侯府的书办，不久就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了。虽没登科取仕，可也算混了个不错，比起在金大人手下当帖写的时候阔气多了。

这年，赶上徽宗改元，大观四年后改为政和元年。朝廷颁发了一道上谕，要征收珍藏在民间的奇珍异宝，对于献上的贡品按质论等，选出类拔萃的，献宝人可封为进宝状元，次一等的为榜眼，探花，传胪……按科举的名次以此类推，美其名曰叫做“恩加一科”，其实就是大规模地横征暴敛。

这一来，在全国可就引起了一场很大的混乱。各地官府乘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巧取豪夺；江洋大盗，绿林豪客也乘机四出活动，各地抢劫盗案接连发生，案情骤增。一些有名有姓有头有脸儿有能耐的绿林高手，都不约而同地向京城聚拢，这一来汴梁城可就够乱的了。

且说王文义，他看出这是个升官发财的好时机，只可惜自己两手空空，无宝可献。他忽然想起一桩往事，当年在金

知府手下当差的时候，曾听说金大人藏有祖传的珍宝七星珠，又名七宝珍珠，这珠子共有七颗，呈七色——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每颗珠都有鸽子蛋大小，名叫“避风”、“避尘”、“避水”、“避火”、“温凉”、“祛暑”、“夜明”。七宝珠是金家传世之宝，价值连城。王文义光是听说，他可并没见过，去年他曾收到金公子由原籍寄给他的一封信，信中说金大人任满回乡后于年前已经病故，如今只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，公子打算明年进京来赶考。当时王文义接到这信很头疼，过去有这么句话：穷怕亲戚富怕贼。王文义是又怕亲戚又怕贼，他这个人生性吝啬，气人有，笑人无，怕光棍，敬财主，是一个典型的势力小人。他一琢磨：你赶考就赶考呗，干嘛给我来信，这分明是你如今混落魄了，到我这儿来要那二十两银子的帐！王文义的媳妇贾氏更是个小气鬼，外号瓷公鸡、铁仙鹤——一毛儿不拔的主儿，两口子一个脾气，这叫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俩人一合计，这可招引不得，那是无底洞，填不满的坑，干脆，连信都没回。

现在王文义想起金家的宝珠来了。他想这七颗珠子可称得上是稀世罕见之宝，要能把它弄到手献给朝廷，何愁不高官得做，骏马得骑，封妻荫子，耀祖光宗，那我可就平步青云，“屎克郎”变“知了儿”——一步登天了！他打定了主意，跟贾氏一商量，决定亲自到安徽去一趟。于是在国舅马雕跟前告了个假，说是回乡祭祖，就匆匆来到安徽秀水。到三里铺村找到金家，王文义进门儿一瞧，金家如今虽然不算穷得一贫如洗吧，反正这日子也累得够瞧的了。娘俩住了三

间旧草房，屋里倒是干净，四晃杳空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书倒是不少。王文义见了金家母子假意寒暄了一阵，就言归了正传，他说：

“我在京里接到了兄弟的信，心里非常惦记，有心回封信，可又一想就不如我亲自来一趟了，一来探望老伯母，二来也给伯母、兄弟道个喜！”

金母说：“我愁还愁不过来呢，哪儿来的什么喜呀。”

王文义就把朝廷降下上谕，广征天下珍宝的事一说。他说：“伯父在世的时候曾提起过，他手中藏有七星宝珠。那东西可是有大用处的哩，若把它献给当今，皇上见喜，说不定就能封翰文贤弟个进宝状元，那可就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，飞黄腾达了。老伯母您也成了诰命夫人，就连仙逝的老伯父也可以含笑于九泉，您说这岂不是一喜么。”

夫人听了这话半天没言语。王文义察颜观色，两只眼珠滴溜溜乱转盯着夫人，好半天，夫人才说：

“不瞒你说，宝珠倒是有，那是金家的传家之宝，从祖辈传下来至今已经六代了，前辈人几经穷富，宝珠却从来没动用过一颗。老爷临终之时亲自把它交到我手，谆谆嘱托，他说‘香烟不断传宝不断，待翰文长大成人就把宝珠交给他’。亡夫有此遗嘱，我怎好违背他的遗愿，所以这献宝的事是万万使不得的。”

王文义听了这话先是一怔，然后微微笑道：“伯母，晚生说句不怕您老人家见怪的话，您老未免过于迂腐了，常言道‘三天揭不开锅，夜明珠也难搁’，如今家都穷到这个份儿

上了，您还留着那么几个玩艺儿管什么用，它是能当吃，还是能当喝，这就叫枕着烙饼挨饿。你说那东西传了六辈儿、七辈儿，那是因为上几辈能留得住，可如今是万岁爷降旨征集普天下的珍宝，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’天下的每一寸土，每一根草刺儿，就连咱们每一个人，哪不是皇上家的，您那珠子还留得住吗。您就是不献，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倘若此事被官家知道了，问您个匿宝不献的罪名，东西白拿走，您什么好处也得不到，那可是鸡飞蛋打。哪如咱主动交上去，给我兄弟换个一官半职的，落个满理儿满面儿，忠孝两全。小侄我这可是掏心窝子一片肺腑之言，还望伯母三思。”

王文义这番软里带硬，连劝带吓唬的话，说得夫人也没了主意，她问儿子：

“儿呀，不知你是怎么打算的，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好呢？”

金公子说：“进宝状元儿不想做。不靠真才实学虽取得功名也不光彩，儿要取得功名就要仗文章去考取。”

夫人听了很满意，王文义却说：

“兄弟，你别犯傻了，我在东京这么多年，什么不知道，现如今是权臣当道，悬秤卖官，非亲不取，非财莫用，花多大的价钱做多大的官，单凭真才实学去考，你六辈儿也甭想得中。贤弟你的文采究竟如何，哥哥我可是还没底，不过就冲你的这份志向，我估摸着是绝对错不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带上宝珠以献宝为名去觐见皇上，我再托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的朋友替你在驾前美言几句，想法子让皇上当面

试试你的文才。只要圣上龙颜见喜，念你进宝有功，又文才出众，准能大大地封你个官儿。到那会儿不但兄弟你阔了，就连哥哥我也跟着你沾点儿光。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？”

这小子三说两说，死说活说，到底把这娘儿俩的心思给说活了。金母一想，什么事情都是该着，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，她把牙一咬将心一横说：

“行了，金家的传家宝传到这辈儿就算传到头儿了，对不起列祖列宗，这罪过由我担吧！”

说完，她回身打开箱子，由底层取出一只紫檀木的小匣。王文义的两只眼唰地一下就盯过去了，一看这只小匣太精致了，长七寸，宽三寸，高有二寸，颜色紫红，上面雕花刻梗，巧夺天工。见金母打开匣盖，里边盖着一块红绫子，揭去红绫又是一层雪白的丝棉，金母用手指轻轻拨开丝棉，王文义就觉着眼前豁然一亮。但见匣内绒垫儿上平放着那七颗珍珠，放射出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见这七粒珠子大小个头儿匀称，都有桂圆大小！细瞧，原来不象传说的那样七颗珠子七种颜色。敢情每一颗珠子都泛出七色——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光晕辉映犹如雨后彩虹。王文义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开这个眼，看得他眼全直了，嘴张个老大。

夫人把珠匣托在手上深情地看了一回，才又一层层地盖好，扣上匣盖儿用红绒绳重新捆扎好。她问王文义打算几时启程，王文义说：“急不如快，当然是越快越好哇，咱们得往前赶，赶在头里献宝，争他个头名状元！”

夫人一听可也是，便决定第二天打发他们上路。常言说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孩子长这么大从来没离开过家门，

如今一下出这么远的门，又带着那么贵重的东西，做娘的总是放不下心啊。又一想，好在有王文义同行，还多少可以放心些，可她哪里知道，事情坏就坏在这个王文义的身上！

当晚备下一餐酒饭为儿子饯行。夫人千叮咛万嘱咐，王文义是满口应承：“老伯母，有我照应着他，您老尽管万安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他从行囊里取出二十两银子，送到金母面前：“小侄实在不知家里这么困难，要是早知道，我该多带点儿钱来就好了，这个呢，实在拿不出手，您也别笑话我，多少算我做晚辈的这么一点孝心吧，这银子留给您做家用，单盼我兄弟做了大官，就把您接到京里去，咱再也不受这份儿穷了。”

夫人推辞再三，看看王文义似乎是一片诚意，只好收下。饭后，夫人为儿子打点好行囊包裹，她整整一夜也没合眼。第二天清晨王文义到镇上雇来一辆轿车子。金公子跪辞母亲，夫人含着泪亲手把一条蓝布搭包系在金公子的腰里，搭包里包的是那只珠匣，金母给儿子贴身系好，外面用长衣服盖住，又系上丝绦。这么一来她觉着可算是万无一失了，又拉着儿子的手叮嘱路上小心，千万别露了白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吃饭、住店千万别脱衣服，这搭包更是不可离身，不见皇上说什么也别解下来……。公子点头答应说：“儿谨记就是，请母亲放心。”说完，给娘磕了个头，这才登上了车。王文义说：

“伯母请回，多多保重，您就等着听喜信儿吧。”说完他也爬上车，冲老板儿一努嘴儿，车老板摇动长鞭，“哦哦……驾！”

啪！咕噜……轿车子上路了。金母手扶着柴门眼看着那车越走越远，直到看不见了，她还依依不舍地张望着。

且说这辆车，离秀水村上官道，直奔河南的方向就下来了。行程恰逢阳春三月，一路上春风和煦，观不尽桃李争艳，杨柳婆娑，桃红柳绿，春意盎然。这么好的景致，王文义无心观赏，他的心思都在金公子的腰里呢！路上走了四五天，王文义一直在冥思苦想地打主意，怎么样才能把东西弄到手呢？有心把这只呆头鹅害喽，可一时又找不着下手的机会，他又一想，这事可也不能太着忙，忙中容易出差，总得做的越隐秘，越稳妥才越好，他在留心地寻找下手的机会。

这天中午，轿车子路过一座集镇，镇口路边的碑碣上有字——芙蓉镇。该打尖了，车停在一家饭庄的门前。老板儿没卸车，拌了点儿草料把牲口喂上了。王文义和公子金翰文走进饭庄，找了个座位坐下。这屋里没有几个饭客，很清静。堂倌笑着跑过来打招呼：“呦，来了二位。”一边擦拭桌案，放上筷箸、吃碟，一边问：“二位客官打算用点儿什么？”

王文义说：“你随便儿给我们掂兑四个菜，烫两壶老酒，越快越好，吃完了我们还要赶路。”

“好咧，马上就得。”堂倌单手叉腰，喊了声：“卖——爆三样儿一碟儿咧，煎余活鲤鱼，板鸭，统子鸡喽，老酒两壶要热的。”

他这里正喊着，这时就听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声音很重，腾、腾、腾……好象砸夯相仿，啪哒，门帘启处，只见由外面走进来一人。这个主儿身躯七尺开外，虎背熊腰，相

貌凶恶。青虚虚的一张脸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双大环眼，眼珠往外努着，眼仁儿浑浊，白眼仁儿上挂着几条血丝，狮子鼻，大鼻子头儿翻鼻露孔，大嘴岔儿，厚嘴唇子往上翻卷着，露出嘴里的黄板牙，那牙长得里出外进，拧拧着，谁跟谁全都不挨着。颌下连鬓络腮的胡须，扎里扎煞，压耳毫毛朝上竖竖着仿佛两管抓笔。头戴绛紫色软缎硬罗帽，迎门倒扎三尖茨菰叶，左鬓边插一朵素绒球。身穿紫缎子绣白花的绑身靠袄，双腋下两排寸白骨头纽襟儿。腰煞着一巴掌多宽的皮板带，双卡子罗汉口，密排金钉。下穿紫缎儿兜裆裤。脚下是抓地虎儿的靴子。一领英雄大氅在肩膀上搭着，背后斜插着一口单刀。这人进门来两只怪眼先把屋子撒目了一周，然后嗷地一声喊道：“堂信！”

这一嗓子把所有的饭客全都吓得一哆嗦。跑堂的慌忙笑脸相迎：“哟，来了客爷……”仰脸一瞧，我的妈，这位咋长得这么凶！

“……客……客爷，您吃饭吗？”

“废话，不吃饭我来干嘛！”

“是，是，您老这边儿请。”

堂信把这个人让到靠北面的空桌上去了。这大汉往方木凳上一坐，坐的那凳子“嘎吱”一声！他正与王文义坐了个对面，把王文义也给吓了一跳，赶紧低下头避开了对方的视线。

堂信过来殷勤伺候：“客爷，您想用点儿什么？”

青脸大汉不耐烦地说：“问什么，捡快当的来，随便炒四个菜，温两壶酒，越快越好，吃完我还要赶路！”

“是喽，马上就得。卖……”

堂倌又喊下去了。这份儿刚答对完，门帘儿一启，由外面又进来一位。这人年纪在五十开外，四方大脸，慈眉善目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朱，大耳垂轮，颌下飘洒一部五缕长髯，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这人的这部胡须长得太好了，缕顺条扬，堪称美髯。他头戴一顶鸭尾巾，迎门嵌美玉，脑后三尺黄绦双垂，身穿古铜色箭衣，腰煞丝鸾大带，下垂灯笼穗，湖色中衣，脚下穿厚底靴子，一领英雄髦没穿，拧麻花斜背在背后，肋下佩着一口刀。他这刀也非常惹人注意，那是一口非常精致的腰刀，绿沙鱼皮鞘，金饰件，金吞口，金卡子扳簧，银护手，二尺多长红绸刀绦下垂，随风飘摆，煞是好看。

这个人进饭馆来并不东张西看，拣东边一个空座坐下了，解下大髦往旁边的凳上一放。堂倌匆忙上前来招呼：

“客爷，就您自己还是……”

老者和颜悦色：“就我一个人儿。”

“喔——那么您打算用点儿什么？”说着拿来吃碟儿、筷箸，一边擦抹着桌子，其实那桌子本来就干净得一尘不染。

老者笑着问道：“小哥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哇？”

堂倌笑着回答说：“甭，喝好酒您老可是来着了，芙蓉镇的酒可是远近闻名，什么‘葡萄绿’、‘状元红’、‘女真陈绍’，那些酒全都比不上我们这儿出的‘透瓶十里香’！”

“唔，是嘛？”

“没错儿！”

“哈哈……很好。我倒要品尝品尝你这里的‘透瓶十里香’，就给我温一壶吧。”

“好咧。您来点什么菜下酒？”

“切一斤熟牛肉就行了。”

“卖——”堂信又喊下去了。

堂信一个人团团转，把几个桌的饭客全都答对得很周到。单说这位美髯长者，见酒菜端上来了，自顾自斟自饮。北边坐着的那个青脸大汉自从美髯长者一进门，别的他没注意，就注意上他肋下佩挂的那口刀了，由物及人，他曾把这老者仔细地端相了一阵，现在他的两只怪眼由老者那边又转向了王文义，一会儿瞧瞧王文义，一会儿又盯着金公子瞅。王文义觉着这人的眼里凶光直射，被他盯一眼就仿佛鞭子抽在了身上，当时就一激灵，他由不得心里犯开了嘀咕，暗想：别是强盗把我给盯上了吧！再偷着膘一眼，越发觉得那双目光灼人，他激灵打了个冷战，脊梁沟冷汗直流，用手在桌下一捅金公子，低声说：

“快吃，吃完趁着天明快走！”

金翰文却不知是怎么回事。俩人吃完饭，算罢帐，出离饭庄上车继续赶路，这一路上王文义总是放心不下，不断回头回脑地看，金公子问：

“兄长在看什么？”

王文义摆摆手说：“别问，没什么。”

轿车跑得不快不慢。太阳快偏西了，忽然车后传来马跑銮铃的响声，远远尘烟起处，但见一匹青骢马飞驰而来，不多会儿就赶上了轿车，擦车而过，就在这车马一错的刹那

间，骑在马上的人扭头往车里膘了一眼，正和王文义的视线打了个对光，吓得王文义倒吸了口凉气，他一眼就认出了，马上的正是那凶眉恶眼的青脸汉子！王文义赶快往回一缩头，这时那匹快马早已奔驰而去了，功夫不大便消失在前方的大路上。王文义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心里蹦蹦乱跳，他意识到：要出事！抬头看看天色，问赶车的老板：

“喂，前面离村镇还有多远？”

老板回答说：“唔，还远着呢，过了前面的黑风岗再有一二十里路才有村镇哩。”

王文义听了心里更没底了。他着急地说：“那你把车赶快点儿，咱一定要赶在天黑前找个镇店住下。”

老板笑着说：“那没错儿，天黑以前怎么也能赶上宿头儿。驾！”两手长鞭一晃，牲口一撒欢儿又跑了一程，不久又逐渐慢了下来，原来车开始上岗了。此时已是日薄西山，山岗上丛林茂密，光线登时暗了下来，王文义往四下一打量，但见此处山势险要，怪石横生，卧石如虎，立石如刀，大树幢幢，林木稠密。一条曲曲弯弯的道路蜿蜒于从山密林之中。他心中嘀咕：这可是个强盗出没的去处！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，可千万别……他这儿正默默祷告，突然由车前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蹿出一人，手持明晃晃的钢刀拦在大路正中，喊了声：

“站住！”

车老板一看这情景当时就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事，老板儿有经验，他知道在这种时候是决不能赶车跑的，劫道的劫的是坐车的，并不劫赶车的，你只要不跑就没事，可倘若你赶